

牽動印太格局的戰略情勢與 大國作為

- 第一章 2021 年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政策與行動
- 第二章 美國全球戰略調整對中國的影響
- 第三章 路越走越窄的中國
- 第四章 俄羅斯對印太地區的戰略及其意涵
- 第五章 歐盟與歐洲主要國家的印太交往

第一章 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政策與行動

陳亮智 *

壹、前言

2021年美國在印太區域的作為本身是歷經一個美國國內因素變化的影響——即2020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若是川普（Donald Trump）贏得大選，則美國應該會在印太與全球各領域加大對中國勢力擴張的制衡；若是拜登（Joe Biden）勝選，則美國應該仍會持續在國際上加強與中國對抗，但是拜登政府應對中國挑戰的策略將會不同於川普政府。¹換言之，一個完全翻轉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應該不至於發生。而2021年的美中關係發展正是印證一個源自於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因素——由既有強權美國與崛起強權中國所構成的「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相較下，美國國內政治變數則成為非決定性的影響。

然而，將拜登與川普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比較仍有意義：第一，若是兩者的印太戰略具有極高的相似性（similarity）與延續性（continuity），則或可證明與中國的競爭對抗既是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共識，也是「大國競爭」結構環境下的必然結果。第二，若是兩者的印太戰略有差異性（difference），特別是在策略上有所不同，而非本質或目標明顯有別，則對華盛頓的意義乃是拜登政府的策略能否更有效地遏止中國的挑戰。在拜登政府所初步揭櫫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其強調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的區隔已不再明顯，為對抗威權獨裁國家對美國及民主國家的威

*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Brahma Chellaney, “Biden Follows Trump’s Footstep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Hill*, March 25, 2021,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544860-biden-follows-trumps-footsteps-in-the-indo-pacific>.

脅，重建美國民主政治體制攸關華盛頓的國際聲譽與領導地位，也影響它及其所領導的民主同盟（democratic alliance）是否能力抗中國與俄羅斯等修正主義者強權。² 準此，美國內政則又是探討其國家安全戰略與印太戰略不可忽視的變項。

在印太戰略上，拜登政府基本上承襲川普政府的抗中路線，但強調美國的國際領導角色以及與盟邦夥伴的合作。在策略上，拜登政府的做法明顯不同於川普政府——其一方面強調重建內政的重要性，二方面則積極在外交上穿梭，強化與盟國及夥伴的關係以共同抗中。在地緣經濟方面，拜登政府與日本提出美日民主國家版的印太區域基礎建設計畫，反制中國所倡議的「一帶一路」。總體而言，2021 年美中兩國在印太區域的戰略競爭態勢是變得更為激烈，拜登政府持續加大、加強抗衡中國的力道。

貳、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思維

美國印太戰略可謂當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及外交、國防、經濟、科技與文化等政策的重要縮影，對川普政府如是，對拜登政府亦然。由於中國崛起在各領域構成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與二戰結束以來國際秩序的挑戰，在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美國必須特別加強其在印太區域對抗中國擴張，因為印太是北京政經軍文力量的直接投射區域。因此，觀察美國印太戰略約莫可以綜觀美國總體國家戰略及政策；而現今美國的國家戰略與政策有相當大比重是反映在印太戰略。在印太戰略議題上，拜登政府最受矚目的焦點是：拜登是否會延續（或改變）川普的印太

² Joseph R. 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pp. 6-9. Also see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戰略？從回顧民主黨勝選前後的輿論，³ 以及拜登政府執政後的表現，許多跡象均顯示其非但無改變或揚棄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反而持續加大與中國的戰略競爭。顯示美國印太戰略有高度的延續性，然而拜登政府在策略做法上則有所不同。⁴

拜登政府執政至今仍未發表其印太戰略報告書，⁵ 但是根據拜登總統與其國安團隊重要官員的公開談話，⁶ 以及白宮於 2021 年 3 月 3 日所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則大致能看出拜登政府總體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以及印太戰略與對中政策。從這些談話與文件中可以看出，拜登仍延續川普的看法，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但是拜登強調重振美國國際聲望與領導地位的重要，同時加強與同盟及夥伴國家協調合作以形成強大的抗中聯盟。

首先，拜登政府打破「內政」與「外交」的分際，轉而尋求外交政策必須與國內政策融合為一。部分民主黨政治菁英意識到，美國近年來在外交上的退卻乃是源自於國內政治的問題，包括分裂社會與兩極化現象、政治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受全球化重創的經濟發展瓶頸、種族主義與社會公平性問題、政府治理貧弱、新冠病毒疫情因應失當與基礎建設失能等等。這些國內問題不僅衝擊了美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也影響了美國的國際形象、聲譽與領導地位。加以美國又採取退出國際建制與協定的決定

3 此一時期許多的輿論普遍認為，拜登並不會放棄或改變川普的印太戰略。參照“Joe Biden ‘Unlikely To Replace’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Vs China,” *NDTV*, October 29, 20202, <https://www.ndtv.com/world-news/joe-biden-may-continue-trumps-india-focused-strategy-to-help-offset-china-2317322>; Derek Grossman, “US Election Won’t Dramatically Alter Indo-Pacific Strategy,” *Nikkei Asia*, November 1, 2020,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US-election-won-t-dramatically-alter-Indo-Pacific-strategy>; Eric Feinberg, “China Policy from Trump to Biden: 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 *Pacific Forum*, March 5, 2021, <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pacnet-12-china-policy-from-trump-to-biden-more-continuity-than-change>。

4 Yogesh Joshi and Archana Atmakuri, *Biden’s Indo-Pacific Strategy: Expectations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 and Tokyo: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and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2021), pp. 10-12.

5 在川普政府時期，五角大廈於 2019 年 6 月 1 日發布了《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國務院則於同年 11 月 4 日公布了《印太願景報告》（*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6 這些官員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汀以及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

〔例如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等〕，這些行動無疑是將許多重要國際場域（arena）讓予中國。因此，重建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國際影響力必須重建美國的國內政治。⁷

其次，重建美國國內政治的另一項重點是強化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因為這不僅關乎美國，更關係到其他民主國家。拜登政府意識到，當前中國對美國的挑戰與威脅並非只是在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物質面向，在攸關人類價值與生活型態的政治體制方面，北京也亟欲挑戰，甚至是取代。更嚴重的是，當今崛起威權政體強權所欲挑戰的對象正是冷戰結束以來被視為普世價值典範的民主政治；中國挑戰的並非只是美國而已，而是世界上所有的自由民主政體。若是作為民主國家領袖的美國弱化了，則非但其無法兼顧自身的內政與外交，華盛頓亦無法強勢領導抗中民主同盟。⁸

再者，與川普政府策略極為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強調美國無法獨自完成對抗新興崛起強權中國的戰略目標，華盛頓必須揚棄過去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行動，以及忽略維繫與同盟國家關係的做法，重新提升與盟邦及夥伴國家的協力合作，並且重新回到若干重要的國際場域與國際建制中。拜登政府尋求透過各式雙邊與多邊關係的提升，讓美國再次恢復其國際領導地位，並且重建國際聲望與信譽，發揮原有的國際發言權與影響力。⁹準此，拜登政府在一系列的外交穿梭當中逐步領導、建立抗衡中國的民主聯盟，並且落實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印太戰略。

⁷ Jeff Seldin, “Biden’s 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Sees Merge of Foreign, Domestic Policy,” *Voice of America*, January 29, 2021, <https://www.voanews.com/usa/bidens-national-security-approach-sees-merger-foreign-domestic-policy>; Joseph J. Collins, “Biden’s Task Is Building a Bette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Hill*, February 1, 2021,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536177-bidens-task-is-building-a-better-national-security-policy>.

⁸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 7;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 202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⁹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p. 8, 10.

參、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合縱」外交穿梭¹⁰

與同盟及夥伴國家提升合作關係正是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在印太戰略實踐方式上最大不同處。華盛頓一方面藉此恢復其在同盟與夥伴國家中的領導威信，另一方面則是藉外交穿梭逐步建構對抗中國威脅的國際民主聯盟。美國在外交上的策略是雙邊與多邊同步發展，印太區域內與外同時進行。

在雙邊外交關係方面，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上任後的首次國際訪問是共同訪問亞洲，並以日本為首站，這顯示拜登政府對亞洲與同盟國日本的重視。¹¹ 2021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美日舉行外長與防長的「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會議」（又稱「2+2 會談」），並針對中國危害印太安全的情勢發表聯合聲明，重點包括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確認美日安保條約第 5 條適用於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又稱釣魚台列嶼），不允許中國《海警法》破壞日本國家利益，主張自由開放的印太與和平解決爭端，以及必要時反擊中國的威嚇與侵略等。這些共同主張則在稍後 4 月中旬日本首相菅義偉（Suga Yoshihide）訪問美國時再次獲得確認。¹² 值得關注的是，有關「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的論點乃是雙方自 1969 年以來首次所提及。

3 月 17 日至 18 日，美韓亦舉行外長與防長的「2+2 會談」，雙方表示美韓同盟是朝鮮半島與印太區域和平、安全與繁榮的重要基礎。然而雙方對威脅的認知顯然有別——華盛頓直指中國與北韓是安全威脅的根源所在，但首爾則認為北韓與朝核問題才是真正關鍵。¹³ 在 5 月下旬南韓總

¹⁰ 「合縱」概念乃取自中國古代春秋戰國的歷史經驗。由於「合縱」是多國聯合（六國，位於東，分布南北）以事一強（秦國，位於西），其地緣分布與結盟抗衡與當今的印太戰略態勢極似，即美國聯合多國（位於東）以對抗一強中國（位於西）。

¹¹ Jason Strother, “Top US Officials in Asia on First Overseas Visit,” *Voice of America*, March 16, 2021,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top-us-officials-asia-first-overseas-visit-0>.

¹²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¹³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021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s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2+2”),” *The White House*, April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2021-republic-of-korea-united-states-foreign-and-defense-ministerial-meeting-22/>.

統文在寅（Moon Jae-in）訪問美國時，美韓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雙方致力維護一個包容、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並且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¹⁴ 很顯然地，美國在印太安全與台海議題上是促成韓國（美韓）與日本（美日）做出一致的主張。雖然美日兩國及南韓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有所落差，但此事仍說明美國在抗中議題上對日韓兩國具有強烈的影響力。

華盛頓在雙邊外交上力促同盟與夥伴國家響應其印太戰略的痕跡斑斑可見，除日韓之外，印度、澳洲、越南、菲律賓、新加坡與台灣等也都有美國著力甚深的耕耘。例如 8 月 22 日至 26 日，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訪問了新加坡與越南，其宗旨仍是在於強化美國與星、越兩國的夥伴關係，共同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¹⁵

在多邊外交關係方面，美國也積極參與多邊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等國際建制，努力重建華盛頓的國際領導、聲譽與威望，並構築另一道抵抗中國威脅的防線。2021 年 3 月 12 日，美、日、澳、印四國領袖舉行「四方安全對話」視訊會議，討論如何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機，同時力促維繫自由開放的印太，並重視台海的和平穩定。8 月 12 日，四國則再次召開「四方安全對話」資深官員視訊會議，討論強化彼此在印太戰略、假訊息、人權與民主與提升聯合國功能等議題的合作。9 月 24 日「四方安全對話」舉行第一次四國領導人實體會議，再次表明四國努力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雖然會後聯合聲明並未提及中國威脅，但是針對中國仍十分明顯，雖然亦未提到台海安全，但顯然已將台灣海峽包含其中。¹⁶

¹⁴ “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21/u-s-rok-leaders-joint-statement/>.

¹⁵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White House*, August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24/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on-the-indo-pacific-region/>.

¹⁶ Steve Holland, David Brunnstrom, Nandita Bose, and Michael Martina, “Quad leaders press for free Indo-Pacific, with wary eye on China,” *Reuters*, September 25,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quad-leaders-meet-white-house-amid-shared-china-concerns-2021-09-24/>.

2021 年 6 月中旬，美國總統拜登出席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除了與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簽署新版《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以強化美英「特殊關係」之外，其更召集西方盟友共同對抗中國的挑戰，首次表明七大工業國組織重視台海和平與穩定，反對中國片面改變南海的現狀。¹⁷ 在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之後，拜登總統出席北約高峰會。會後，北約首次將中國列為安全威脅，認為其迅速的核武擴張、軍事不透明，以及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關係等，已對國際秩序與北約安全構成系統性的挑戰。北約同意強化與印太民主夥伴合作，以因應區域的安全挑戰。¹⁸ 9 月 16 日，美、英、澳三國宣布成立「澳英美安全夥伴」（AUKUS）機制，預計在人工智慧、網際網路、遠程打擊能力等方面進行合作，尤其是美英兩國準備向澳洲提供核子潛艦技術，協助澳洲建立核子潛艦部隊。¹⁹

從此發展來看，拜登政府的多邊外交經營非但補強前述雙邊合作共同抗衡中國威脅的力道，其「合縱」努力已超越印太的地理範疇而跨足到歐洲與北美等國家。華盛頓強勢地恢復、強化與同盟及夥伴國家的關係無疑地帶給北京更大的外交壓力，這也反映美中兩國在國際聯盟上的基礎與潛力有著極鮮明的落差。

肆、拜登政府推動印太基礎建設投資計畫

除了外交作為之外，2021 年美國印太戰略也基於「地緣經濟」戰略觀而提出美國版本的印太基礎建設投資計畫，希冀藉此幫助區域經濟發展，如此一方面能發揮美國與民主同盟夥伴的經濟影響力，進而回饋強化它們在外交與軍事上抗衡中國威脅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對中國「一帶一

17 “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É,” *The White House*, June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

18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ne 14,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185000.htm?selectedLocale=en.

19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91602344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cus/>.

路」倡議所投射的政經影響力進行反制。就戰略而言，美國對印太區域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既是「地緣經濟」思維，也是「地緣政治」考量。

由於印太區域總體經濟規模持續擴大，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國以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的雄心，輔以「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逐步將印太區域的「內」與「外」納入其經濟力量與影響力的範圍，其結果乃是對美國與其他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的國際政經勢力構成嚴重的挑戰。為了因應此戰略環境變化，美國與部分經濟條件相對優越的盟邦（日本）開始推動另類屬於「民主國家」的區域經濟戰略或「美日印太版」的一帶一路經濟戰略，這同為美國印太戰略極重要的一部分。²⁰ 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所欲推動的不只是傳統有關機場、港口、道路、電力與水利等項目基礎建設，因應科技的發展與進步，「美國與民主國家」的印太基礎建設計畫更著眼於建立高品質的基礎設施，例如高速 5G 網際網路與乾淨再生能源等，而美國與西方國家在這些項目上仍保有相當的競爭優勢。²¹

2021 年 4 月 16 日，美國總統拜登與來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共同宣布，美日兩國將共同針對高科技競爭與創新、新冠肺炎疫情與世界衛生健康及綠色能源等三大領域進行投資與發展。稍早在 4 月上旬即有消息指出，美日將共同簽署「美日印太版一帶一路」的指導原則，共同推動印太區域的基礎建設合作計畫，以贏得區域國家的信任，並在與中國的印太戰略競爭上取得優勢。此一指導原則將詳列評估投資的前提條件，擬定施行

²⁰ Jeffery Wilson, "Infrastructure Choic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16, No. 3, Special Issue: The Indo-Pacific: From Concept to Contest (2020), pp. 64-65 and pp. 67-68; Ritika Passi, "Competing Infrastructure in the Indo-Pacific: Enter the B3W,"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ISPI)*, August 6, 2021,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zione/competing-infrastructure-indo-pacific-enter-b3w-31343>.

²¹ 2018 年 7 月，時任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即提出美國的印太戰略經濟願景，宣布美國計畫投注 1.13 億美元的頭期資金在印太地區，以支持數位經濟、能源與基礎設施等建設，計畫包含「數位鏈結與網路安全夥伴」（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與「經由能源強化的發展與成長」（Enhancing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rough Energy）等。參照 Herbert J. "Hawk" Carlisle, "Opening the Aperture: Advancing US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Vol. 1, No. 1 (Fall 2018), pp. 3-13;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pp. 13-28。

計畫的規範，著眼於培養在地的人才，以及進行標準化與防範機密外洩等措施，試圖創造不同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所形成之「債務陷阱」的另類屬於透明與法治的發展援助模式。²²

不只是尋求與日本的雙邊合作，華盛頓對此也在多邊上努力。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Kurt Campbell）即表示，美國亦尋求「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共同參與、擴大彼此對印太區域基礎鍵計畫的實踐；²³ 在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上，美國亦成功讓七大工業國組織提出一項協助落後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重建美好未來世界夥伴關係」（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發展計畫，以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而印太區域則是計畫中的一部分。²⁴

值得注意的是，6 月上旬，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預計在未來五年內投注 2,500 億美元，用於擴大美國在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由於此時正是華盛頓積極尋求與盟友合作以共同抗衡中國全球影響力之際，該法的通過與未來在通訊、衛生、綠能等高科技領域的投資將一方面呼應落實重建與強化美國國內實力的發展，二方面配合印太戰略中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而帶動美國與西方國家和印太的經濟融合發展，並且反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此的影響力。²⁵ 這正是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具體落實。

22 Rieko Miki, "US and Japan plan 'Belt and Road' alternative for Indo-Pacific," *Nikkei Asia*, April 6, 2021,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US-and-Japan-plan-Belt-and-Road-alternative-for-Indo-Pacific>.

23 David Brunnstrom and Michael Martina, "U.S. Says Looking at Quad Meeting in Fall Focused on Infrastructure," *Reuters*, May 2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ays-looking-quad-meeting-fall-focused-infrastructure-2021-05-26/>.

24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25 Nina Palmer, "Th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Is Progressing Policy," *The Hill*, June 25, 2021,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560198-the-innovation-and-competition-act-is-progressive-policy>.

伍、小結

除了上述外交與地緣經濟作為之外，2021 年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當然也包含軍事行動，這當中包含來自美國國內本身的立法與政策推動，例如《2021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 2021 NDAA）與「太平洋嚇阻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也有美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力量呈現，例如在南海與台海繼續執行其航行自由任務（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s）以貫徹其「自由開放印太」的主張，以及主導兩國或多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以反制中國在印太區域的武力擴張。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美國與日本亦在國際輿論與疫苗外交上展開對中國的反制與對抗。拜登政府領導下的美國確實在印太戰略上表現得極為積極、強勢，試圖重返國際領導地位。

檢視 2021 年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與行動，讓先前對民主黨政府是否會延續共和黨政府印太戰略的質疑招致否決；拜登政府不僅持續加強反擊中國的挑戰，其內政與外交融合的思維，重返國際建制與重建盟友的策略，外交先行於軍事但兩者並用，以及強調國內科技研發與對印太基礎建設投資等等，處處顯現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企圖心。雖然拜登政府仍主張在若干領域尋求與北京合作（例如全球氣候變遷），但美中兩強在各領域及區域的競爭與對抗則是持續地加劇。